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李莲英——皇太后的心腹

下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 7 号

责任编辑 田仲三

封面设计 俸 禄

李莲英——皇太后的心腹

Lilianying —— Huangtaihou • De xinfu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24 字数 400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2-1/986

定价 53.60 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李莲英聪明伶俐，随机应变，不离慈禧身边，为她充当耳目，参与朝政出主意，卖官鬻爵敛财富，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。由于他左右了慈禧太后，朝中无人敢惹，文武君臣敢怒不敢言。

李莲英虽然狡狴圆通，终因作恶多端，不得善终，死因是个谜。

与俄使密谈

大清甲午战败，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，名为“议和”，实际上是乞和。军机大臣孙毓文得知俄使喀希尼答应要保护中国疆土的消息，为了在慈禧那儿落好，便通过了他的拜把兄弟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进言，说可以用以俄抵日的办法，并说这是驱狼斗虎之计，无论谁胜谁败，中国都不吃亏。如两败俱伤，则中国可坐收渔翁之利。

慈禧听了，深以为然，便命李莲英前去试探。孙毓文以演戏为名，邀请了俄国公使喀希尼过府，并设筵相待。李莲英装做前来看戏，假意与喀希尼来了个不期而遇。孙毓文早已得了李莲英的信息，也故作不知，装模作样地为喀希尼和李莲英介绍，并邀请李莲英入席，李莲英有为而来，当然假意推辞一番之后，入席就座，席间还有华俄银行的璞科第。

寒暄一番之后，李莲英有意把话题引向了中日关系

方面，他开口问道：

“喀希尼先生，无庸讳言，中日之战，中国是战败了，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，但不知贵国对此次议和的结果有何看法？”

这位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，名为公使，实为国际间谍，而且是一把好手。璞科第和喀希尼是一样的货色，也是一名国际间谍；中国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，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情，这一点无需摸底。清廷政府的打算是什么？光绪皇帝是怎么想的？他们都通过内阁大臣或军机大臣摸到了一些口风。可是慈禧太后有什么打算，他们却很难摸到。而这位慈禧太后又是中国政界的铁腕人物，喀希尼总想接近可又没有机缘。今天他一见到李莲英，就十分感兴趣，就是李莲英不说这档子事，喀希尼也要提出采。如今李莲英率先提了出来，可谓天从人愿，他和璞科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然后说道：

“俄国与朝鲜、中国为近邻，又是友好的国家，断不容倭国妄行干预，只是希望清朝政府与俄国彼此同心力持。”

李莲英见喀希尼态度如此明确，更加相信孙毓文所言不虚。不过李莲英也不是傻子，一则中国已多次吃过俄国的亏；二则这个许诺还没有具体说明俄国将如何帮助中国，他无法向慈禧太后回报，于是又问道：

“喀希尼先生，贵国肯帮助我国，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，但不知贵国将如何进行帮助？”

喀希尼听出了李莲英弦外之意是在摸自己的底，可是他也正想摸李莲英的底。他想弄明白是李莲英自己无意之中谈到这件事呢，还是另外有人指使呢？于是狡黠地一笑说：

“李莲英先生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敝国对倭的态度是明确的，方针早已确定。只是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李莲英先生，你代表不了贵国的政府，说出来不但对事情没有益处，如果被日本人探听了去，反而有害。你要知道我国政府的打算，除非你能代表贵国政府？”

喀希尼这种以攻为守的方法，使李莲英非常为难。如果说是慈禧太后打发他来的，虽然可以摸到喀希尼的底，但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旨意，如若不说又会一无所获，无法向慈禧交待。但李莲英毕竟是多智之人，他把小眼睛一转悠，就有了主意，也是一笑说道：

“喀希尼先生，你的话只说对一部分。我虽然不能代表朝廷，但是有孙军机孙大人，他可以向朝廷转达，而且我也可以把喀希尼先生的话，向皇上转告，喀希尼先生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？”

李莲英自觉聪明，但这喀希尼老奸巨猾，话里话外他听出了背后的含意。如今李莲英说了这么多，喀希尼

又深知李莲英是慈禧的心腹，而不是光绪皇帝的人，他所说的皇帝实际上说的是慈禧太后，喀希尼如何听不出来，当下又是狡黠地一笑说道：

“李莲英先生这么说，倒是我误解了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俄国准备‘勒令’日本撤兵，日本如不照办，俄国准备用压服之法。只是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无论哪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比如中国对日本，可以宣战，也可以议和。我国对中国持有最友好的态度，并将竭尽一切来支持中国的和平愿望；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，我国对日政策如有什么调整的话，我能用什么方式通知你李莲英先生呢？通过孙毓文先生合适吗？”

喀希尼这番话的目的是既让李莲英摸到一些俄国对中国，对日本的态度，从而通过他使慈禧增加对俄国的依赖性，以便从中捞到好处，而且又可以通过李莲英这个内线人物，摸清慈禧太后的底，这比经过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要方便得多。喀希尼看清了李莲英虽然鬼点子不少，但缺少外交经验，比起曾纪泽、恭亲王奕欣来，好对付得多，所以提出了今后如何联系的问题。李莲英经过思考，认为通过孙毓文不能保密。一是各国使馆人员必然会起疑心；二是孙毓文是对军机处负责、对皇上负责的，这样慈禧便不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。于是，他提出以白云观为联系点，因为道观是十方来十方去，十

方施主十方施的所在，任何人都可以去，而李莲英呢？与白云观的两个方丈高云溪和刘诚印都是莫逆之交，绝对不会泄密。

喀希尼也提出，他是俄国公使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使馆的注意，提议由璞科第代替他联系，双方便这样商定了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不但引起外国使馆人员的注意，就是中国人也有人议论。经过研究决定改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“万福居”饭店专包雅座，作为李莲英与璞科第联系的地点。李莲英每次去都是化了装的，不穿朝服，也不穿太监服装，以免为外国人注目，走漏消息，

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领土是在俄国人的默许下进行的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日本不得妨碍俄国在太平洋获得通道的自由。就是说，日本不得侵占中国的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。

日本人比俄国人更刁，他们在探得俄国人的意图后，便决定占领辽东半岛大部分地区，以利用俄国胁迫清政府出卖更多的领土和主权。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，日本密告俄国，同意清朝政府派遣全权使节，于三月二十日清朝政府和日本开始谈判。

日本人占领了中国辽东半岛，这使它同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。这时，俄国人

感到上了当，一面让喀希尼加紧同李莲英的勾结，以拉拢清朝政府；一面撕下“中立”的面具，向远东派遣了21艘军舰，组成远东最大的一支舰队，在黄海、东海、日本海游弋，并以帮助中国“据守”为名，任意进入中国海港活动。

清廷政府中也不乏有识之士，如恭亲王奕欣、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和等，都感到事情不妙。中俄合作尽管能把日本人赶出去，若要再来了俄国人，这不等于“前门驱狼，后门进虎”吗？其后果不堪设想，因此便积极向光绪皇帝进谏陈词，说明俄国人不可信，俄国不可恃。

可是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话，认为俄国人是一心一意帮助中国。再一说我们连日本人都打不过，打俄国人是更不行了。你不让俄国兵舰进来，他硬进来你有什么办法。这话还真把光绪皇帝问住了，当然，就是问不住，光绪皇帝也没有办法。

再说，中国全权大使李鸿章在赴日途中，屡接国内报告，日本北占营口，南据澎湖，心中十分焦灼。到了日本见到日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陆奥宗光两人，寒暄已毕，便请停战。伊藤、陆奥不允，必欲先订和约，方许停战。

经李鸿章再三磋商，日方提出停战条件。那么，日本人停战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要把山海关、大沽口

及天津三处作抵押品。其狼子野心不但李鸿章明白，所有的人都明白。这三处乃是清朝京畿要口，真要押给日本人，那就等于引狼入室，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，这叫李钦差如何答应？没奈何只好把停战问题暂时搁起，先商量其他条件。

这伊藤和陆奥非常厉害，得理不让人，明知清廷再也无力打下去，索要各款，说是不堪忍受，没有一项不苛刻。李鸿章虽然与他们辩论，据理力争。可是伊藤、陆奥毫不讲理，不但不正面答复，反用冷语调侃李鸿章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李鸿章既不好反唇相讥，又不便曲意俯就，只得煞了一肚子闷气，拿出迁延手段，敷衍他们。今朝说明朝再议，明朝说后日再议。

再说，慈禧太后得知日本提出的条件苛刻，清廷实无法接受，便让李莲英告知璞科第，要他转告喀希尼，督促俄国加大对日本的压力。在这期间璞科第送给了李莲英一对中国制造的玻璃透花瓶，李莲英也回赠了璞科第一对景泰蓝花瓶和一个鼻烟壶。

同时，俄国人也得知日本要用山海关、大沽口和天津作抵押为和谈的苛刻条件，这引起了俄国的不安和愤怒。沙皇政府串通法、德两国，同时对日本施加压力，并真的继续调兵遣将，加强三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，沙俄在海参崴实行“临战地区戒严令”，向阿穆尔地区的军

队发出作战准备的命令。同时俄、法、德三国公使，根据各自政府的训令，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，要日本军队退还中国辽东半岛，并限 15 日答复。

再说日本方面，从国内说这时陆海军均已疲惫不堪，财政和军事物资也濒临枯竭。从国外来讲，在外交上争取英、美等国支援，对沙俄实行反干涉活动，也未能成功。尽管这样，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日本，仍对沙俄等三国表示决不让步。

沙俄本来是通过李莲英转告清廷政府，一定要拖延时间，也不要与日本签订条约，慈禧觉得有了俄国这个后台，又得知俄、法、德三国确已向日本发出了强硬的照会，也觉得有了靠山，便通知李鸿章，一定不要答应日本人所提的条件。这位李钦差李鸿章，不知这事的内情，一是朝廷有指示，二是也碍于日本的条件过于苛刻，只好采取软磨的方法，一天一天地拖。

沙俄在接到日本政府的照会和声明之后，觉得自己的打算已经实现，便告知驻华公使喀希尼，要他压迫清朝政府按期同日本人换约，喀希尼通过璞科第把这个意思透给李莲英。这时，清朝政府已得知日本提出的条款，其中主要的是：

一、承认朝鲜为自主国；

二、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；

三、割辽东半岛及台湾、澎湖；

四、开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商埠；

五、中日旧订之约章，一律废止，嗣后日货进口运往内地，得暂行租栈，免纳税钞，并于通商各口，得自由制造。

出卖国土主权，慈禧倒没有什么。只是这2万万两白银，朝廷如何拿得出。当时清廷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，也不过8000万两。可是从慈禧到所有官员及一切支出都要从这里边出。若都给了日本人，慈禧还花什么？所以实难接受。对这一点李莲英是清楚的，所以不必向慈禧请示，当下，李莲英便向璞科第说道：

“这么多的银子，我们拿什么来赔，不要说老佛爷不肯应允，就是文武官员恐怕也难于从命。”

璞科第和喀希尼已接到本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训令，要他们压清廷在中日条约（即《马关条约》）上签字。他们保护的是俄国的利益，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，他们不仅置之不顾，还反而是他们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。当下璞科第却以关心的态度说：

“李莲英先生，这话你说错了。要是花2万万两银子来买你们中国的辽东，恐怕你们不肯卖吧？不是我国约

会法、德两国出面干涉，如果日本不肯罢战，打到北京城，那会怎么样？当年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，这次日本人再打进来，再烧了颐和园和太和殿，我看慈禧皇太后上哪儿去！即使退一步说话，日本人不打到北京，只占了山海关、大沽口和天津，你国政府还出门不出门？正是我国力争才有这么个局面的。”

璞科第翻箱倒柜地挖苦了一顿，然后又拉拢地说：

“2 万万两银子，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们体谅你们国家的困难，为解决你们眼下的难关，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们一笔贷款，利率也可以低一些。”

在喀希尼、璞科第又打又拉的压力下，慈禧听了李莲英的报告，觉得如果俄国人真的撒手不管了，日本人真要打进来，再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避难怕不行了。况且，璞科第又答应给一大笔贷款，便同意了璞科第所说的，命令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，只是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行，后来俄国也觉得辽东半岛在日本人手中对他们不利，又出面说和，让清政府再拿 3000 万两银子，赎回辽东半岛。李鸿章签订的这个条约，便是臭名昭著、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得便宜的自然是帝国主义列强，倒霉的自然是中国人。中国人的地方让人家强占了去，还要中国人拿钱去赎，说来可恨不可恨，可悲不可悲！

各国列强利益均沾，皆大欢喜。俄国向中国要了东三省的铁路主权；法国也得了云南的边地及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权，开辟河口、思茅为商埠；接着德国租了胶州，俄国又租了旅顺、大连湾，英国租了威海卫、拓九龙租界。顿时，欧美各国把个大清国像羔羊一样，你割一块，他割一块，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。

通过李莲英，璞科第开展了“中俄密约”的活动，中国当时那些知道内幕的，都知道李莲英和孙毓文是慈禧太后的左膀右臂，内线是李莲英，外线是孙毓文。都讥笑他们“前门未能拒虎，后门却又引狼。”

御史安维峻，目睹朝廷的国势日蹙，和李莲英所参与的这些秘密外交活动，便上疏劾奏李鸿章丧权辱国，中间也涉及到了李莲英。

“……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即有旧政，若仍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臣民。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于政事乎？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岂可复容。”

安维峻这一本虽然表面是参的李鸿章、李莲英，但后台是慈禧太后，他这一本实际就等于参了慈禧。光绪帝心中明白，但他不敢说话。慈禧闻知这个消息，大发雷霆，便欲将安维峻问死。光绪帝自不敢言，知道说了也没有用。还是恭亲王奕欣冒死上谏，说：

“安维峻虽有妄言之罪，但他身为言官，若因一见之差而获死罪，恐塞言者之口，对国家不利，且有损圣德。”

慈禧也明知自己理亏，若真的把安维峻处死，也恐人议论。但不处置又恐人人都来开口，招来不少的麻烦，便给了恭亲王奕欣一个面子，把安维峻革职遣戍。

据《清史稿》《安维峻传》记载：

“御史安维峻，以言获罪，声震中外，人多荣之。访问者萃于门，饯送者塞于道。或赠以言，或资以赈，车马饮食，众皆供。”

从这些记载里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当时朝野人士对慈禧一班卖国求荣、丧权辱国的罪行是多么憎恶和仇视。而对安维峻敢于申明大义、正气凛然的精神是多么尊敬和崇拜。

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，李莲英和璞科第的秘密外交活动，首先被英国获悉，便向中俄双方提出质问。虽然中俄双方都予以否认，但这些帝国主义并不肯罢休，造成了对中国瓜分的局面。

清光绪二十二年，清政府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赴俄参加俄皇加冕典礼，俄使喀希尼向清廷提出抗议，说王之春资历浅薄，不能当此重任，胜位者独李中堂一人。喀希尼又通过李莲英向慈禧陈述此见。此时，李鸿章已

闲居内阁，迫于俄使的压力，清廷不得不启用李鸿章为代表，出使俄国。这一次，李鸿章又与俄国签订了《防御同盟条约》，也称《中俄密约》。

仇恨帝党

话说光绪皇帝已经亲政数年，虽名为亲政，但事事不能做主。做了一次主，偏偏又丧军、失地、赔款，可谓一言难尽。他很是闷闷不乐，默念国势衰颓至此，非亟思变法不能自强。但变法谈何容易，朝臣中多是守旧、顽固的官员，恐怕朝廷一旦变法，必然要另提拔一些人物，自己的禄位不能保住，他们千方百计营谋，私贿李莲英，托他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陈词，不可令皇上变法。

慈禧太后也不痛快。因中日甲午战争，多是光绪皇帝自作主张，很少与她这个老佛爷亲爸爸商量，便轻开战衅，弄得割地赔款倒是小事，因为无论赔外国人多少银子，统统是出在老百姓身上，用不着她向外拿一分一文。让她最不痛快的是六旬大寿的盛典，被迫半途打消，既不能热热闹闹地风光一场，又少收了百十万两银子和奇珍异宝，因而生恨。

六旬大典未能过成，慈禧捞不到东西，李莲英当然更捞不到什么了，这是李莲英恨光绪皇帝的一个原因；